



關於玄奘大師靈骨問題

幻生

讀「內明」四十二期所刊「六榕寺三寶」一文，論及玄奘大師靈骨問題，與我所見有關文獻資料，畧有出入，擬就此一問題，作為一述。

「六」文第三節說：

「……三爲唐三藏靈骨，係被日敵取去，勝利復員，由胡毅生在京，幾經設法取回。此寶物後又被該寺代主持寬鑑和尚取去，經廣東佛教會追查，於民國卅年十一月十九日，始由寬鑑親偕靈果和尚，由港取回，返寺交代……」。

又，該文第五節說：

「一九四三年初，侵華日軍，爲修建房屋，竟平毀塔基，掘出了埋葬大師頂骨的石函。石函中除了銀質小盒安置頂骨外，還附有金質小佛像、銅香爐、燭台、宋瓷瓶，以及唐、宋、元、明古錢，金銀玉器、寶石等珍物。」

「當時大師頂骨被日軍碎爲數份，其中一份被劫至日本。一九五五年，經交涉後，再從日本迎歸台北供養。留在大陸的，除一份於一九五六年底，達賴喇嘛參加印度慶祝釋迦牟尼涅槃二千五百週年紀念時，携贈印度那爛陀研究院，並建「玄奘紀念堂」供養外，其餘五份，一份供養南京玄武湖山中佛塔內，一份供養在廣州六榕寺，一份供養在天津佛教會裏，一份供養在成都近慈寺，一份供養在北平廣濟寺舍利閣內。供養廣州六榕寺者，當係胡毅生居士移送供養者。」

我所見到的文獻資料，爲抗戰時期南京汪精衛政府褚民誼所撰之「唐三藏大遍覺法師玄奘頂骨塔碑記」，及日人大島見道所撰「日本玄奘塔建設之由來」。對觀二文所記，完全相合。褚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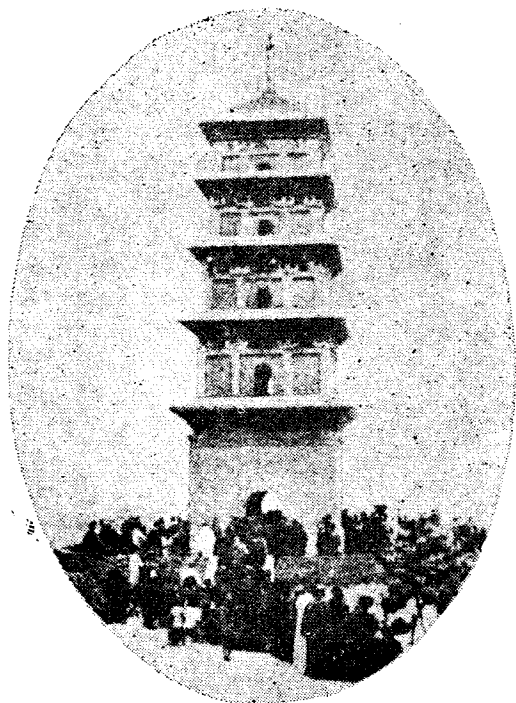
爲當時中國方面接收玄奘大師頂骨的主要人物，南京玄武湖「玄奘大師頂骨塔」的修建，褚氏又爲主持者。我想，褚氏儘管由於參加汪政府工作，蒙上了漢奸人物的污點，但其這篇「塔碑記」，却絲毫沒有滲雜政治因素，完全是篇可信的紀實文字。現在參照古史與褚氏及大島的文字，以及我所知的事實，對玄奘大師頂骨遷葬及發現等等，作一綜合敘述。

玄奘大師圓寂於唐高宗麟德元年（六六四）二月五日，四月十四日，安葬於滄水之東。高宗總章二年（六六九）四月八日，奉勅遷葬於樊川北原，營建塔宇。這就是長安近郊的「玄奘塔」。唐僖宗時代（八八〇——八八三），黃巢作亂，長安陷落，塔爲所毀。到了宋太宗端拱元年（九八八），金陵演化大師可政，得奘公頂骨於終南山紫閣寺，奉之南來，仁宗天聖五年（一〇二七）。葬於白下（即南京之別稱）長干寺，建塔於東岡。這是奘公頂骨由長安移來南京的經過事跡。長干寺建於晉代，到宋朝易名爲天禧寺，明代又改名爲大報恩寺。元文宗至順三年（一三三二），天禧寺僧廣演發塔重建，未異元封，祔葬物中之銀箱，曾刻文記其事。明太祖洪武十九年（一三八六），居士黃福燈，沙門普寶，比丘守仁等，遷東岡之塔於南岡三塔之上，此即民國三十一年日人發現頂骨之地址。清末太平天國洪楊之亂，以奉耶和華爲主之政權，出現中國，佛寺慘遭毀壞，奘公之骨塔及大報恩寺，首遭其殃，時日一久，塔圯基迷，其名雖存，其址則無能道及！民國肇建，中央研究院曾覓其遺址，已復不可得矣。

民國三十一年（一九四二）十二月廿三日，日本高森隆介部隊，於南京中華門外舊兵工廠內之小山上，平土興建稻荷神社，

以慰在華陣亡將士之靈。開土既深，得奘公頂骨塔址，循址見曠，獲一石函。高森隆介部隊長爲一佛教徒，將其所獲石函，委請中日兩國專家研究調查，證明爲「唐大遍覺玄奘三藏頂骨」。函側鐫有宋明兩代改葬事畧，中置奘公頂骨一部，及附葬之佛像珠璧瓶罇，歷代貨幣古錢諸珍物。高森知爲奘公頂骨，必須交還中國，並在原地守護祭祀，繪製發掘當時之詳細地圖，將所得之附葬品作成目錄，通知日本駐南京重光葵大使，說明交還南京汪精衛政府。交接儀式，是在民國三十二年（一九四三）二月二十三日。先在頂骨發現原地，由中日僧俗及政要多人參加誦經，高森部隊長讀祭文，重光葵大使致祝辭，褚民誼致謝詞。然後將奘公頂骨及其附葬品，裝於十個箱中，由重光交與褚氏。褚氏將頂骨迎奉於南京文物保管委員會大禮堂供奉，參與交接典禮者乘車護送，午後並在大禮堂公開陳列展示。

玄奘大師頂骨移交以後，由褚民誼負責建塔供養，成立建塔委員會，以褚氏爲委員長。幾經勘察選擇塔址，最後決定建在玄武湖山上。民國三十二年九月二十二日，由褚氏主持破土典禮，決定建塔方位。塔高五丈，仿長安玄奘塔之原型，爲四方形之塔式。工程進行將近一年，方得完成。玄奘大師頂骨塔落成典禮，是在民國三十三年（一九四四）十月十日，由褚氏邀請中日僧俗各界人士，及各國駐南京使節參加。日本佛教會方面，特由日本佛教聯合會會長倉持秀峯、水野梅曉來華參加。其時日本宇垣大將及竹內次官等一行，正好在華，一同參與典禮，儀式至爲莊嚴隆重。未舉行落成儀式之前，褚氏爲增進中日兩國文化交流，分贈一部份頂骨及其附葬品與日本佛教徒建塔供養。褚氏在分贈儀式中致詞說：「法師爲佛教東漸史上一大偉人，向爲中日兩國佛教徒所崇仰，茲將遺骨分贈與日本，以便中日兩國人民，永遠瞻仰法師之遺德」



南京玄武湖玄武山之玄奘塔

褚氏致詞之後，親將遺骨交與倉持秀峯。關於分贈奘公頂骨及其附葬品與日本一事，褚氏的「塔碑記」沒有提及，因「塔碑記」作於民國三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（農曆二月初五日），分贈頂骨爲十月十日。褚氏作「塔碑記」時，可能尚無分贈之意念。據大島文中所記，分贈頂骨，乃中國方面早先提案通過的。不過，我懷疑是否完全出於中國方面的意願？因爲在傀儡政府時代，一切都要看事行事的。大島文中也未詳細記述分贈的附葬品究竟是那些東西？

據褚氏的「塔碑記」所記，當奘公頂骨在南京發現以後，北方善信要求分贈頂骨至北方建塔供養。

民國三十二年二月廿八日，舉行分受法師靈骨典禮，在北平建塔。民國四十四年（一九五五）冬，玄奘大師頂骨由日送回台灣，其時筆者正担任海潮音月刊編輯職務，爲了尋找北平玄奘塔圖片及籌建經過資料，我會分別訪問由北平來台的慧三法師與路邦道居士，北平的玄奘塔據說已經建成，至於建在何處，事隔二十年，我已不復記憶。而北平興建的玄奘塔圖片，似乎始終沒有找到。玄奘大師頂骨，從民國三十一年發現之後，直到抗戰勝利前夕，只分爲三分：一分在南京，一分在北平，一分在日本。至於「內明」所載，奘公頂骨分爲七處供養，所列其他各處，大概是抗戰勝利以後再分的。再分的其它各處，究竟是由南京塔中分出的，抑係由北平塔中分出的，所記不詳，無從知曉。

至於分到日本的一份，以及建塔經過等情，中文資料所見甚少，現在我就大島見道所記之文字，作一簡介。

民國三十三年十月十日，倉持秀峯會長自褚民誼手中，接到一分奘公頂骨及其附葬品後，臨時送至南京日本智恩院別院供奉。日本方面，那次也送了一份附葬品參與玄奘塔的奉安典禮。日

本這分附葬品，乃請高楠順次郎博士所撰之「追懷玄奘三藏法師辭」，請名家書寫，精表精裝，前後繪製奘公說法圖，置於經筒內，作為奘公頂骨奉安典禮之附葬品。十三日晨，倉持秀峯等恭請奘公頂骨由南京返日，中日兩國各界人士，持香誦念般若心經，送至火車專車上，虔誠肅穆，至為感人。

奘公頂骨平安到達東京，其時正是十月下旬，日本東京，恰好受到盟國空軍開始轟炸，極感不安。當時安置在增上寺佛教會本部，原先獲得奉安承諾的上野寬永寺，也在市區內，具有危險性。一時想將玄奘大師頂骨安置於倉持秀峯住持的埼玉縣三學院；但三學院也接近東京，難保安全。最後提到當時日本佛教會事業部長大島見道住持的埼玉縣慈恩寺，比較偏僻。日本慈恩寺，原為慈覺（圓仁）大師所創建。慈覺曾入唐求法，參拜長安大慈恩寺，對其勝境，夢寐難忘。回國後，雲遊東國，見其地酷似長安慈恩寺，故創一字，名慈恩寺。因有如此因緣，衆議決定疎遷慈恩寺供奉。十二月二十三日，日本佛教會假上野寬永寺召開會議，到有文部省，外務省及各界代表，其時適逢褚民誼因事至日，亦出席會議，舉行盛大恭迎玄奘大師靈骨儀式，由各方代表恭送下，送至埼玉縣南埼玉郡慈恩寺村之慈恩寺供奉，避免空襲危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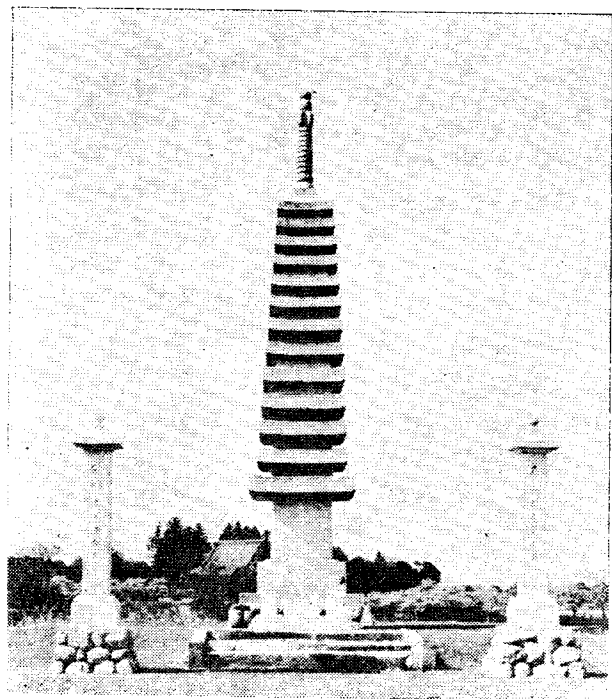
民國三十四年（一九四五）八月十五日，日本向同盟國無條件投降，結束太平洋戰爭與第二次世界大戰。日本佛教會決定籌建玄奘大師靈骨塔，到處物色建地，頗不容易得到適當地址。經過一年勘測選擇，到民國三十五年七月，經人提議，與其另行選擇新地，不如就在與法師有其因緣的慈恩寺興建更為適合。此議經日本佛教聯合會通過之後，作成定案，決定在慈恩寺修建。但是，這時大家考慮到另一個重大問題，玄奘大師靈骨，是在南京汪精衛政府統治下發現的，贈與日本建塔供養的一份頂骨，也是出自汪精衛政府的主意，現在日本投降，汪政府瓦解，一旦中國中央政府蔣主席要求歸還，日本只有送還中國，也就毋須建塔。所以，會議決定，必須先得到中國政府蔣主席允許，或由中國政府另做一次贈與儀式，再作建塔行動，名義較為妥當。日僧水野梅

曉，過去雖然與蔣主席曾經親自交往過，但是現在時移勢易，不便由其出面負責交涉。水野有一親戚，為千葉醫大伊東彌惠治博士，與中國駐日軍事代表團謝南光為至友，故託謝氏回國述職時面詢蔣主席意向。其年十二月六日，日本舉行玄奘大師頂骨奉迎來日三週年紀念法會，回南京述職返日的謝南光氏與伊東博士，蒞臨會場，說明什麼手續都不需要，就在日本建塔供養。謝氏並說，中日今後的提携，不外文化交流，此時日本佛教徒，建立中國偉人的靈骨塔，顯彰其盛德，誠堪歡喜。此地與玄奘大師具有很深因緣之慈恩寺，更是建塔供養的聖地。日本佛教會與慈恩寺方面，也咸認這是玄奘大師親選的道場。

玄奘大師頂骨在日本建塔既無手續問題，日本佛教會便成立「玄奘三藏鑽仰會」，由佐伯定胤任會長，高階瓏仙任副會長，倉持秀峯為理事長，水野梅曉與大島見道為常務理事，其他各宗派宗務長等為理事。戰後的日本，由於戰爭的破壞，經濟蕭條，物質缺乏，建塔頗感困難。其時聽說根津嘉一郎氏先父遺留一付十三級五十尺石塔的石材，由佛教會森大器向其勸募，捐建玄奘塔之用，很快得到根津嘉一郎的許可同意。惟搬運費用却相當可觀。民國三十六年七月，倉持、水野、大島等，訪問同盟國佔領軍埼玉縣軍政部長拿安中校，說明玄奘大師頂骨來日原由，及建塔運動的理由，很快獲得拿安中校的許可。水野與大島，因此奔走於埼玉縣各地，參加各種集會，說明興建大唐三藏法師玄奘塔的意義，使地方人士普遍了解，獲取支援與贊助。九月着手募集建塔經費，並與搬運公司商訂石塔搬運契約，其時適值埼玉縣一帶遭遇洪水災害，當地募款運動，必須停止。水野得到日本佛教聯合會的支援，歷訪關西各宗本山及信徒，說明建塔旨趣，請其贊助。大島並將其個人積蓄及寺內財產捐出，民國三十六年尾，才與搬運公司簽訂搬運契約合同。

民國三十七年一月八日，水野與大島，帶同搬運公司負責人巖淵龜治氏，到東京澁谷區代官山根津嘉一郎的別墅，搬運石塔，說明從當日開始，約一個月時間，先從後院搬至前門，到年底全部運到慈恩寺。可見石塔材料的搬運非常困難。當石塔全部運

到慈恩寺後，即請伊東忠太博士及東京都石工組合長野村保泉氏，前來設計建設，並將石塔原先上層部份進行改造，塔的正面向大理石鑄刻「唐玄奘三藏靈骨塔」，及附葬品名稱。塔的每層正面，改用花崗石鑲砌。民國三十八年，積極展開募款運動，水野再度赴關西方面勸募，大島在當地奔走，獲得當地信徒很大支助。是年九月，琦玉縣新聞部長，偕同建設部川名、橋川兩氏，及地方仕紳等，決定了塔的建築位置，並擬以塔的四週建設聖地公園計劃。十月十日，為南京玄奘塔落成五週年紀念日，慈恩寺玄奘塔，決定是日奠基破土，邀請各界參加。奠基當日，得到東武鐵道支援，免費接送東京方面來賓。附近村民，放下家事，同來參加觀禮。是日主要來賓，有曹洞宗管長高階瓏仙、中國代表謝南光、德川家正、岡部長景、鈴木孝雄元大將、根津嘉一郎、伊東彌惠治博士、參議院議員平治彌太郎、來馬琢道，以及東京、靜岡、琦玉等各界人士，日本佛教會里見達雄理事長，與各部長理事。儀式舉行，先在玄奘大師靈骨前上供回向，再到建塔基地，由高階副會長誦經奠基，倉持理事長報告經過，水野常務理事破土。接着中國代表謝南光、德川家正、來馬琢道、里見達雄理



日本琦玉縣慈恩寺之玄奘塔

事長等致祝辭，當地森田村長致謝辭。儀式完畢，並在寺內舞獅慶祝。玄奘塔的正式興建，是自民國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日，至民國三十九年三月

二十日完工，前後費時三個月，工程進行非常順利迅速。在此應該一提的，便是籌建玄奘塔的中心人物之一——水野梅曉去世。民國三十八年十月十日，玄奘塔奠基破土以後，恰好高階副會長住持的名古屋覺王山日泰寺，從十月十九日至二十五日，舉行佛陀舍利奉迎五十週年紀念法會，其中安排一項佛陀舍利與玄奘大師靈骨見面節目。十月二十一日，水野與大島，奉持玄奘大師靈骨至名古屋，受到名古屋市佛教會及華僑熱烈迎接。名古屋華僑聯合會，特假李進發家中，邀請該市佛教會員舉行盛大法會。許多華僑，是夜通宵守護靈骨，虔誠嚴肅，極為感人。二十二日，將玄奘大師靈骨由名古屋迎至覺王山，並以玄奘大師生前在印度那爛陀寺騎象故事行之，由名古屋動物園提供一頭大象，水野奉持玄奘大師靈骨，騎在象背，大島在前引導，名古屋市佛教徒及華僑隨行其後，浩浩蕩蕩，極為壯觀。高階管長率眾列於山門口迎接。此一偉大隆重場面，為日本戰後所未見。水野原本為一老人，七十餘歲，此次因奉玄奘大師靈骨至覺王山，過於辛勞，歸而致疾，醫治無效，遂於十一月二十一日圓寂。其於彌留之際，仍以玄奘塔為念，以未能見其建成為憾。其先，水野為玄奘塔奔走募款之際，東京市內住宅遭空襲所毀，歸而無所棲身，均不介意，臨時移居都下小金井幡隨院，其後移至鄉下之慈恩寺居住，仍然時時以籌建玄奘塔為專業。水野去世一月，倉持、大島為迅速完成水野之心願，故於十二月二十日，即開工興建玄奘塔。民國三十九年二月下旬，玄奘塔工程行將完竣，安置靈骨，由倉持秀峯主持，其時適逢水野去世將近百日，由人捧持其遺骨參加典禮，了却其生前之一大心願。

至於玄奘大師靈骨由日本分送回台灣的經過，大致是這樣的：民國四十一年（一九五二）秋，世界佛教徒友誼會，在日本東京召開第二次會議，中國佛教會派遣章嘉、印順、趙恒惕、李子寬、李添春五位代表出席會議。會後參觀遊覽，由當年發現玄奘大師頂骨的高森隆介提議，分送一部份玄奘大師頂骨與台灣建塔供養。此一提議，獲得中日兩方代表的同意。民國四十四年十一

○二年即已傳到中國？關於世親年代，近代有些學者曾有「古世親」與「今世親」的倡說，儘管印度與世親同名的有多人，不過我們可以明確地肯定，羅什譯的婆藪開士，絕非無著之弟世親。
民國六十四年六月廿一日寫於德山寺藏經樓。

註：
③⑤ 見大正，三〇·七五，上。

③⑥ 見大正，三〇·一四七，中——下

③⑦ 見大正，三〇·一八三，下——一八四，上。

③⑧ 見大正，三二·三六，中。

③⑨ 見大正，三二·四一，中。

④⑩ 見大正，三二·四一，下。

④⑪ 見大正，三〇·一八三，中。

④⑫ 見大正，三二·四二，上。

④⑬ 見大正，三二·四二，下。

④⑭ 見大正，三二·四八，中。

④⑮ 見大正，三〇·一三九，中。

④⑯ 藏譯「四百論」，由十六品組成，前八品與後八品，均具獨立性質，由其十六品品名，便可見之：（一）斷常顛倒

方便說示，（二）斷樂顛倒方便說示，（三）斷淨顛倒方

便說示，（四）斷我顛倒方便說示，（五）菩薩行之說示

，（六）斷煩惱方便說示，（七）斷人之五欲享樂執著方

便說示，（八）隨從行。（九）否定常修習說示（玄奘

譯為「破常品」），（十）否定我修習說示（破我品），

（十一）否定時修習說示（破時品），（十二）否定見修

習說示（破見品），（十三）否定根境修習說示（破根境

品），（十四）否定邊執修習說示（破邊執品），（十五

）否定有為者修習說示（破有為相品）（十六）訓誨弟子

（教誡弟子品）。

④⑰ 見大正，三〇·一六七，下。

④⑱ 見大正，三〇·一六八，上。

④⑲ 見大正，三〇·一六八，上。

④⑳ 見大正，三〇·一六八，上。

⑤① 見大正，三〇·一六八，上。

⑤① 百論疏卷上說，「古疏傳云：注百論象人非一，合集論之有十餘家也。有二人注最行於世：一波數（婆藪），二僧法斯那。」見大正，四二·二三四，中

⑤② 見大正，五二·二六四，下。

（上接第21頁 關於玄奘大師靈骨問題）

月二十五日，由當時台灣省議會副議長林頂立為代表，赴日迎請，日本佛教會則由倉持秀峯為團長，率領大島見道、阿部龍傳、長岡慶信、柳了堅等恭送玄奘大師頂骨來台。那天清晨，台北松山機場有着盛大熱烈的迎接場面，如于右任、莫德惠、嚴家淦（當時台灣省政府主席）等政府首長，均到機場歡迎；佛門四眾及社會各界人士，更擠滿了松山機場。由日送回的玄奘大師頂骨，最初供奉在台北善導寺，後來成立玄奘塔寺籌建委員會，由趙恒惕居士任主委，經多方勘測協議，決定在台中日月潭供養。初在潭邊修建一座玄奘大師頂骨臨時奉安所——玄光寺，供奉玄奘大師頂骨，等到玄奘寺興建完成，又將頂骨請至後山之玄奘寺供奉。現在玄奘大師頂骨，供奉該寺三樓。安置在一座銀質的小型寶塔裏面，受着千萬人瞻禮致敬。

依據以上所記，內明「六」文中所說：「唐三藏靈骨，係被日敵取去，勝利復員，由胡毅生在京，幾經設法取回」，恐怕不是事實。中日自甲午戰後，日本蓄意侵畧中國，由中國劫掠回去的寶物，不知其數。僅以佛教的古物而言，亦不知若干。抗戰勝利之後，曾見報載，蘇州寒山寺的鐘，也被日本取去，由日本另鑄一口鐘送與寒山寺。唐朝張繼的一首「寒山夜泊」：「月落烏啼霜滿天，江楓漁火對愁眠，姑蘇城外寒山寺，夜半鐘聲到客船。」為日本家喻戶曉，故於抗戰期中，將寒山寺的古鐘劫去。民國三十六年，我在南京古林寺受戒，戒後遊毘盧寺，毘盧寺有一尊歷史很久雕塑精美的觀音立像，亦被日本取去，另由日本送來一尊觀音像與毘盧寺。最近報載，南嶽頭石希遷禪師的肉身，在日本醫院中發現。日本人賊性難改，固然係事實，但玄奘大師頂骨的發現，有中日文獻記載為證，其事至今，亦僅三十餘年，而當日的見證人，可能尚有健在者，我們也不宜完全抹煞歷史事實真相，而作不實的記述。這是我寫本文的目的。